

Doi: 10.11835/j. issn. 1008-5831. zs. 2024. 12. 010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孙绍勇.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蕴[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272-283. Doi: 10.11835/j. issn. 1008-5831. zs. 2024. 12. 010.



Citation Format:SUN Shaoyong.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elaboration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5(3):272-283. Doi:10.11835/j. issn. 1008-5831. zs. 2024. 12. 010.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意蕴

孙绍勇

(西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2)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百年艰辛探索中立足时代方位,不断与时俱进地进行理论拓新和实践突破的全面发展之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创性充分彰显其在政治原则、理论升华、价值旨归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守正创新的理论自觉,深刻蕴涵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现代化理论的丰富表达。与西方现代化相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社会生产关系的现代建构以及“两个和解”的协调发展,映衬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超越,又在构造“整体性文明”、超越“资本中心论”、打破“西方一元论”中,凸显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旨趣。在新征程上,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着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的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0-0;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5)03-0272-12

一、研究背景与学术进展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时代背景与现实途径研究”(23ZDA082);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研究”(2023LS02);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研究”(2024HZ0566)

作者简介:孙绍勇,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Email: Sunshaoyong09@163.com。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1]从现代化的比较视野出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遵循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而开拓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新路,也是一条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以殖民扩张为手段、以两极化发展为特征的传统现代化道路截然不同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从中国特色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以宏大的理论视野、主动的历史担当、自觉的实际行动不断推进的切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在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中破解了“外源现代化”的历史命题,而且在制度优势、实践效能的转化上,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旨趣和价值意涵,使“历史终结论”“中国崩溃论”等言论不攻自破。其不仅蕴含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而且为人类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前,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学术研究主要涵盖以下几方面内容:(1)内涵意蕴研究。韩庆祥和虞海波从领导力量、历史方位、奋斗目标、总体方略、推动力量和世界维度等方面提炼中国式现代化的框架性含义^[2];唐爱军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驾驭资本、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道路^[3]。(2)本质特征研究。骆郁廷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质在于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和生产社会化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实际相结合^[4];葛扬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5];杜俊华等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临诸多政治风险^[6]。(3)演进逻辑研究。齐卫平从“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以来”“十八大以来”三个标志性的历时性概念考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7];秦宣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概括为艰难起步、初步探索、正式开辟与深化拓展四个阶段^[8];李俊和刘银认为,弘扬斗争精神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逻辑和实践基础^[9]。(4)价值意义研究。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10];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意义^[11];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意义^[12]。

借鉴学界已有研究成果,本文主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论域阐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物质资料生产为研究出发点,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并且在研究生产关系时必须联系该社会的生产力、上层建筑。因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时主要在于分析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变化与发展,进而在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中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确立清晰认知。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蕴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13]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来看,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进路,在政治原则、理论升华、价值指向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转化创造、实践运用,在立场、思想和理念上系统体认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内涵和理论自觉,为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智慧支持。

(一)政治原则:坚持党的领导是最根本的前提和保证

正确处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过程中应准确把握的深层逻辑。党在带领人民探寻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发挥着最高的政治领导力,并不断提高驾驭资本逻辑、规范资本运行的能力。“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14]。加强党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领导,是遵循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规律的必然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不仅为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政治驱动力,而且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理论前提。

其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断协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推动社会整体变革以及为现代化提供稳定环境的核心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14]53}中国共产党在救亡图存的奋斗中推翻“三座大山”而逐步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重塑旧生产关系、发展新生产力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充分证明“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5];在改革与发展的综合平衡中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良性互动,并以最高的政治领导力保证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其二,中国共产党作为上层建筑中强有力组织形式,对经济基础产生最直接的影响,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经济与政治是辩证统一体,经济运动为自己开辟道路,但也“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16]。从历史维度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发展离不开党对生产力现代化的领导与推进,其演进历程展现出党的政治执行力。科学运用政治思维、战略思维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以及坚持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开拓市场经济和现代化道路。因而党的领导是坚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选择、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客观规律、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的根本政治原则。

(二)理论升华:创造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文明崛起

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对东方落后国家跨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何以可能”和发展社会主义“何以可为”的问题所进行的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关于以变革生产关系和国家形态的方式推动社会形态跃进式发展,进而推动现代化生产力迅速增长的预想,丰富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转变为客观现实,证明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完全可以摆脱资本主义苦难而跨越式地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走出一条实现现代化、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三要素深度融合的独特道路。

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首先强调的是要发挥国家政权对于生产关系变迁的反作用,为现代化创造经济制度前提。一般来讲,生产关系的变迁会受到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而呈现相应的动态变化,但生产关系也会因生产力因素之外力量的刺激而强制演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超越并发展了“卡夫丁峡谷”理论,通过建立先进政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引领落后的中国社会实现国民经济恢复,推动社会主义革命。早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规定我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7]59}。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经济职能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对危害社会进步的封建、垄断官僚资本予以没收,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予以限制和改造。“工人阶级不仅在政治上领导着资产阶级,而且在经济上也经过它所领导的国家政权与国营经济来领导私人资本主义经济”^{[17]599}。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通过对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逐步瓦解实现了“对私改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制度基础。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深入,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生产力的客观水平无法保证生产关系的稳定性。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是对社会“制度”而不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跨越^[18]。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长期发展和不断成熟的历史过程,必须要运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继续解决现实的经济发展问题,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中心任务。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破解了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困境。不仅“从0到1”建立起独立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促进

生产力从量的扩张转变为质的跃升。为了营建相互匹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范式,中国以包容开放的世界眼光,实行改革开放,融入世界市场,通过经济体制改革释放生产活力,不断超越西方现代化的畸形物质主义形态。

(三)价值旨归:贯彻以人的现代化为目标的发展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19]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性指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规定内契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最终实现“人的现代化”这一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价值旨归。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主体因素是人,是摒弃“单面人”走向“全面人”的过程^[20],论证了“人的现代化”命题的政治经济学意涵和具体实践路径。

首先,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学逻辑为导向,在“人”与“物”的辩证统一中强调人的现代化,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在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冲击和资本逻辑的捆绑下卷入了“外生依附型”的现代化进程,但由于忽略了人的本质力量,形形色色的现代化方案只能以失败告终。而由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内生自主型”现代化道路,发挥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对实践的创造性反作用。从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到强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关注生产力的现代化到更加关注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的现代化,推动人从物的附属复归人的本质,体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推进始终依靠人民、为了人民。

其次,在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中发挥了人民在推动现代化中的主体作用。在探索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过程中回答和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域下人的现代化与生产力现代化的内在联系,进一步确定了以人的现代化为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观。一方面,就现代化的动力而言,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主要驱动,而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主体和中心的现代化,避免资本主义“见物不见人”的缺陷。在具体实践发展中,人民群众以极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以剩余价值生产为目的的发展动机,同时也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以经济指标代替人的现实需求的片面发展,使生产能够紧扣人的发展,深刻体现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和人的现代化内在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旨。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映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思维定式和先验逻辑,强调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发展并不是普遍的人类现代化历程,映衬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超越。《决定》强调:“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1]中国共产党坚持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根本方法和主要理论,在实现生产力的迅猛发展、生产关系的现代建构以及“两个和解”的协调发展中开创出一条现代化新路,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践突破价值。

(一)镜鉴与超越: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生产力发展的高度不是评判现代化道路是否先进的唯一要素,但却是首要和核心要素。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历史归根结底是由发展着的生产力推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现代化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指导,强调作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人类现代化首先表现为生产力的现代

化。因此,形成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任务和重要特征。从现代化的实现形式和发展历程来看,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主要形式有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逐步解构了过去一切世代的传统生产方式,先进的生产工具促使人类社会创造出征服自然的强大力量。经过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等“串联式”的发展过程,资产阶级在资本逻辑和现代化逻辑的同一性中建构出一个所谓的“新世界”。中国式现代化并未遵循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基本逻辑,而是在规避和超越极具破坏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过程中走出一条“并联式”的赶超型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创新诠释引领道路创新,逐渐明晰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实现现代化时间压缩与空间整合的综合化、并进式发展。

一是在高度压缩的时间序列内实现生产力整体快速提升。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21],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完整提出“四个现代化”,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小康”为目标描绘中国式现代化图景,再到新时代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推进主线。总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突破了西方现代化阶梯式递进的自然演化过程,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致力于“整合聚集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要素畅通流动、提升原始创新能力”^[22],既有利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又避免落入“无发展的增长”困境。

二是在有效整合的空间层次中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叠加发展与融合互动。中国共产党在对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与历史使命的认知嬗变中明晰了“增加生产力总量”的现代化思路。毛泽东同志指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23]工业化是开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原点。党在遵循现代化演进规律的前提下,发挥出工业化对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及信息化发展的带动作用。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更加强调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四化共进”、协同互补,并且越来越注重数字经济对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作用。

(二)兼容与平衡:实现社会生产关系的现代建构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来看,重视生产力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基础性决定作用,并不意味着忽视生产关系的能动反作用。中国式现代化动态演化的根本动力来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中自觉推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构,不断适应生产力的动态发展要求,为丰富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理论提供实践基础。以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视野来考察人类现代化逻辑进路,可以发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踏上了现代化之旅,但西方却想凭借现代化的先行,把其他国家引导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24]。必须明确的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以无产阶级贫困增加和资产阶级财富累积的不平衡生产关系为突出表现的对抗性现代化过程。而中国式现代化则逐步离析了内部冲突的旧生产关系,实现生产关系从失衡对抗性向兼容并包性转变。

其一,在实然状况层面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仍然无法脱离“物的依赖性”。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生产关系展开了“破立并举”的全新探索,立足于市场经济,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经济制度框架,特别是联结起非公有制经济、按生产要素分配和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关联,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基本内核。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化,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位置,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更加深刻的创新性和中国特色。《决定》明确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1]。

其二,处于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立足于世界整体生产关系系统,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开放性发展的质量和结构。一方面,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以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畅通国内外循环体系。另一方面,彻底打破“姓资”和“姓社”的禁锢,勇敢迈向世界市场,联通国内和国际市场促进全球要素资源整合创新,实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动态平衡。

其三,在应然逻辑方面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指明了以扬弃资本为基础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型现代化模式”^[25]。其在平衡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关系中探寻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建立合理、平衡的经济发展秩序,解决单向度的财富积累问题。

(三)破解与重构:实现“两个和解”的协调发展

科学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是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重构科学社会主义总体目标中贯彻的理论原则和实践量度。该理论原型是“两个和解”思想,即恩格斯提出的“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26]。从资本批判视域下由“两个和解”延展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阐释,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的实践必然,这一过程深刻揭示了“人—自然—社会”辩证统一的发展构想。同时也建构起富含生态文明意蕴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促使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超越反生态的资本主义现代化。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互动创设一种二元平衡、稳定协调的物质交换关系,构造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实现“人类本身和解”的物质前提。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其在与自然界进行动态的交互作用中摄取必要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资源。但资本主义现代化使自然彻底沦为人的附属品,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撕裂。换言之,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自然只是被人类不断榨取的原料产地,而中国始终坚持自然是人类命运与共的生存空间^[27]:从新中国成立初“绿化一切可能绿化的荒地荒山”^[28]的号召,到改革开放后提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29]的生态使命,再到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30]的现代文明之路。《决定》进一步指出“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1],为实现人类自身解放的现代化奠定良好的生态基础。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优美生态需要”的价值诉求融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以“人类本身的和解”为“人与自然和解”开辟道路、提供社会前提。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互存共荣的共同体,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以一定的社会条件和关系为限定,因而不能脱离人与人的关系去抽象地谈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下,资产阶级将资本逻辑凌驾于自然力和劳动力之上,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相异化。因此,只有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个人联合”,才能破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盘剥奥秘。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的和解)和“增加民生福祉”(人与人的和解)为价值引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以构建“两个共同体”的实际行动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凸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旨趣

面对世界现代化浪潮,中国共产党站在人类文明的历史纵轴审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关联与区别,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和积极应对资本主义制度挑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视野辩证处理与掌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各类矛盾关系。在解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重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践变革中突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旨趣。在人类社

会现代化史中构建了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范式,突破了“资本主导”的西方现代化模式,极大地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一)构造“整体性文明”: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探寻人类文明发展轨迹,既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揭露出了西方现代化脉络的剥削奴役本质,又能反映出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在世界历史整体运行逻辑中片面、畸形发展的特性。《决定》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1],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的新文明类型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理论基础,弥补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批判和反思资本主义文明方面的理论空场。其基本问题是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但并不是仅从纯粹物质生活、经济领域的层面去理解,贬低或否定精神文化等领域的现代化,而是注重思想道德、思维方式、科学文化等包含精神世界在内的整体性现代化变革。一方面,“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1];另一方面,马克思又将“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作为“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32]。精神文明的发展需要以物质文明、经济基础的发展为条件,同时又引领物质生活的变革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的文明变迁道路在继承和超越中实现了物质变革与精神变革的统一,将人类文明再次推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从中国共产党建构“整体性文明”的历史逻辑来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以无产阶级思想、集体主义风尚来激励和动员人民发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变革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重新审视“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理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构建“整体性文明”的逻辑起点,以推动市场化改革作为创造新文明的动力机制,以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社会稳定发展的价值引领,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魄力为继续深入推进现代化进程导航定向。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更高层次提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耦合发展,使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实现新的飞跃。一方面,党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推动更高质量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党强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积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精神文明建设贯穿物质文明发展全过程,并进一步推动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文明的统筹共进、相互渗透。

(二)超越“资本中心论”:实现劳动幸福和共同富裕相统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解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揭示出“资本从劳动力中榨取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运行规律。在资本这种“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33][49]}的宰制下,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不过是一种对抗性的现代化霸权模式,“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33][267]}。不论是英国“圈地运动”、美国西进运动,还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及两者之间的对峙,都导致在资本拥有者的一极是“财富的积累”,而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34],是由“资本至上的法则”“血腥的暴乱之治”推动的物欲文明演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所以能够超越西方以资本为轴心的现代化,正是因为它始终践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立场,在勘破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中以劳动创造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以劳动幸福缔造人民美好生活。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致力于通过激发人民劳动内生动力扎实推动全体人民物质富裕、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飞跃之路。共同富裕的实现以人民群众的群策群力为前提和基础,实现共同富裕旨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使人摆脱对资本的依附,彰显个体的人自主自觉提升劳动能力、主动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类特征。中国共产党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

动与资本的良性互动,在对资本的规范中秉持劳动正义原则,在推动充分就业和提高人力资本投资中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在对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协调中缩小贫富差距,以辛勤劳动创造共同物质富裕,共建美好生活。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以扬弃异化劳动为路径,以提升人民劳动幸福感为旨归,进而推动全体人民精神富裕的文明之路。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下,异化劳动使人自由自觉的本质活动被贬低为仅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造成了“物的增殖”与“人的堕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对资本生产展开的批判中开辟出一条由“异化劳动”转向“劳动解放”的现实路径。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积极探索资本“枷锁”的解除之道,在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现代化中致力于将劳动从谋生手段转化为生活第一需要,实现以物质富裕为基础的精神富裕。既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又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抑制资本的无尽增殖;既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促进公平分配,又注重提升劳动者主体意识和劳动的获得感、幸福感。在资本与劳动的协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的依赖”和共产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统一中找到了通往精神富裕的途径。

(三)打破“西方一元论”:实现民族特性和世界情怀相包容

世界历史形成的客观必然性,是以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和普遍交往的建立为动力,将每个民族都纳入总体现代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的极大飞跃、生产关系的变革跃迁、机器大工业的普遍应用将各国市场联合为一个整体,推动了世界市场的繁荣发展。资本也因此越过民族和地区之间的界限,获得了在世界范围内增殖扩张的广阔场所。长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特殊历史过渡形式被当作放诸四海皆准的衡量尺度。与之相较,中国式现代化解构了“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4]36}的支配体系,在中国具体实际和特定历史环境下,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和建构社会主义文明的历史逻辑,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中,在彰显民族特性和世界情怀的统一中为其他文明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更加鲜明的新发展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世界现代化的一般性中找寻到了中国区别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特质,在“去西方中心主义”中规避了资本无限积累、相对过剩人口与经济危机等现代化问题,而这些现象恰好确证了现代化道路的特殊运动形式。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状况,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实现社会经济平稳运行,避免了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证伪了曾被奉为圭臬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在根本宗旨、领导力量、发展方式、本质特征、发展理念、基本目标等方面均优于西方现代化,证实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是“走西方的路”“走苏联的路”,而是“走自己的路”。

同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顺应现代化普遍规律,在世界市场中与其他国家积极建立普遍的经济联系,在开放发展中彰显胸怀天下的世界情怀。其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从一开始被迫卷入到后来自主探索,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世界视野主动融入世界发展进程,以开放包容理念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其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致力于实现民族复兴和天下大同。通过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独立自主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原则。既以大党胸襟、大国担当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推动世界历史向着光明美好的未来迈进。其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造福世界的和平发展之路。通过传承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相统一原则。既通过革命斗争创设和平环境,又通过和平崛起打破国强必霸逻辑,以尊重文明多样,深化交流互鉴,追求人类文明共同进步。

五、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引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发展及其理论创新蕴涵并体现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场、价值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具有深刻的批判意义和建设功能,在系统考察和深入反思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理论的基础上,也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不断推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科学指南,并且进一步升华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新思想和新理念。

(一)在经济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中更加彰显人文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历程深刻回应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创新的理论和实践诉求。在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涵的过程中,表达了唯物史观视域下经济理性的价值取向以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促进人类解放的价值正义。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及其理论的发展,在弘扬新时代的经济理性中追求价值理性,在关注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现代化蕴含的价值导向,展现了党牢记初心使命,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理性的内在要求。

立足新发展阶段,顺应时代和实践发展要求而逐渐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论为指引现代经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经济理性。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实践来看,当前的中国式现代化在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共时性”发展中,更凸显其坚持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经济理性。经济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的基础。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本理性。不仅具体地、历史地看待商品货币关系的现实必然性,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挥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优势,而且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融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从“政府—市场”二元协同的经济理性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突破了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的西方现代化传统,在现代化建设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国家主体性的回归来促进政府与市场的互补共生,有利于加强政治与经济的深度契合。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复合型的现代化新范式,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理性化是其必要过程,但也是追求价值理性的文明化过程。“人的解放程度是确立现代化建设发展目标的重要量尺”^[35]。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原则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科学统筹,既能够深化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路线,也有助于实现人的现代化^[36]。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性底蕴的鲜明呈现,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相一致。从创造美好生活的人民性价值逻辑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发展主线,有利于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后,继续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并且基于“人”的根本导向,同步推动“五大文明”现代化。从推动人类进步、促进人类解放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建构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反映了造福全人类的价值关怀,突破了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狭隘民族性。中国以深邃的世界眼光,立足于各国、各民族发展进步的共同期盼,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变革、倡导合作共赢,在加大气候变化、粮食安全、数字经济的投资力度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有利于彰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担当和互利共生理念。

(二)在利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过程中拓展现代化新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所以是一条迥异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伟大创新之路,关键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确立的合理驾驭资本的实践进路,“对现代化建设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人自身存在方式进行深层次变革,突破了由资本逻辑所引领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37]。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个需要持续深入探索的实践命题,同时也是一个需要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理论学说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在新的历史征程上,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科学把握资本特性和运行规律、正确引导和控制资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自觉践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资本理论提供实践依据和理论支撑,进而更加丰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涵。

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不断从现代化实践中提炼和汲取丰富经验,有助于全面、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性质、作用及运行规律。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来看,资本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双重性质,表现为生产要素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其本身就是一个兼具历史进步性与局限性的矛盾统一体。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资本展现了其超越落后生产力和变革旧生产关系的“文明面”。但资本本性的逻辑展开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表现出资本生产关系和社会化生产力矛盾激化、价值无限增殖与劳动异化等“破坏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增殖和剥削的属性仍客观存在,必须要正确看待和掌握资本的作用及运动规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通过对一切积极因素的充分调动。其中,资本的有序运行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不仅要引导各类资本在相应的道路上前进,还要加强对各类资本的监督和治理^[38]。资本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生产要素、工具和手段,具有驱动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正向作用。同时,资本也存在违背中国式现代化文明逻辑的负向发展趋势,须防范其因无限扩张的逐利本性造成对经济、政治、文化的利益渗透甚至是意识形态渗入。只有正确把握资本性质及运行规律,才能进一步深化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整体认知与实践推进。

辩证地认识资本本性,有利于凝练升华现代化理论,从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有效控制消极作用,彰显这条新路的创造伟力。一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进一步发展决定了资本的发展方向。在现代化新征程中,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规范和引导资本有序发展和持续发力的制度基础。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既保证资本能够释放“文明活力”,又促使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根本目的相契合。二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进一步发展将更加完善中国资本市场机制,有利于正确处理资本发展与资本节制的关系,促使各类资本不断发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助力实体经济发展、促进效率与公平并行的正向作用。总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继续在实践中利用资本要素拓展道路内涵,运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三)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现实性扬弃中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开展现代化的实践中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关系、世界市场和分工等理论,从而创造性地形成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话语革命”,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的现代化故事,既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价值,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扬弃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同时也为人类现代化实践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从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来看,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理性反映,但实质上是一门关于资本如何实现自我增殖和永恒积累的学说。它以“理性经济人”为逻辑预设,反映的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想建构、对资产阶级利益的辩护以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植入,并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作社会“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硬塞了进来。

相较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张并实现了“以私为主”到“以人为主”的转向,在扬弃“资本至上”、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找到了发展自身和变革社会的途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价值意涵具有内在一致性。在解答新时代新问题中为重构世界现代化体系贡献了穿透时空的力量、标识了道路自信和

实践自觉、阐释了中国智慧。其一,继续铺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彰显其开放性。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尽管先发现代化国家的逆全球化风潮愈演愈烈,但中国继续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举措扩大开放,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现代化注入动力,团结各方力量在更大空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推动内外协同的现代化发展。其二,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彰显其科学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代化,将人民利益至上作为出发点,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价值引领,走出了西方现代化困境。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延展深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现代化的理论认知的同时,为更多发展中国家积极应对和化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走向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24-07-22(01).
- [2] 韩庆祥,虞海波. 全面精准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J]. 党建研究,2022(3):36-39.
- [3] 唐爱军.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J]. 哲学研究,2021(9):5-12,127.
- [4] 骆郁廷.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自主创新[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3):4-15.
- [5] 葛扬. 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J]. 经济学家,2022(12):22-24.
- [6] 杜俊华,龚宇,李晶晶.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政治风险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6):121-137.
- [7] 齐卫平.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型:历史审视和现实拓展[J]. 湖湘论坛,2023(2):1-10,133.
- [8] 秦宣.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探析[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2):4-21,155.
- [9] 李俊,刘银. 弘扬斗争精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与实践进路[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114-125.
- [10] 朱安东.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J]. 思想教育研究,2023(3):3-5.
- [11] 孙绍勇. 推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主线及理路构建[J]. 管理学刊,2022(6):1-10.
- [12] 洪波,赵威斐. 世界历史进程中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及范式建构[J]. 河南社会科学,2024(6):60-66.
- [1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N]. 人民日报,2022-07-28(01).
- [1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0.
- [1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7.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六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8] 袁秉达. 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和完善[J]. 科学社会主义,2019(6):13-18.
- [19] 习近平. 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 中国民政,2020(16):4-6.
- [20] 吴永刚,张亚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摒弃“单面人”走向“全面人”[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2):41-47.
- [21]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81.
- [22] 孙绍勇,李诗.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的新质生产力逻辑分析与路径探要[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124-131.
-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21.
- [24] 韩喜平,朱禹璇. 现代化理论的溯源与创新[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1-7.
- [25] 胡博成,朱忆天.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共同富裕向度及世界意义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267-277.
- [2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3.
- [27] 朱雪微. 中国式现代化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12-21.
-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646.

- [29]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1.
- [3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361.
- [3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2.
- [3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98.
- [3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43-744.
- [35] 周杰,牟高慧.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研究[J]. 海派经济学,2022(1):151-160.
- [36] 张奎良,龚小聪. 马克思人民理论的演进逻辑与当代境遇[J]. 学术交流,2024(1):5-17.
- [37] 韩喜平,杨羽川.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1-8.
- [38] 朱春辉,宋涛. 资本运行边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4(4):10-21.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elaboration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UN Shaoyong

(School of Marxism,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72, P. R.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a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road in which the CPC has led the people to make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and practical breakthroughs in the course of a hundred years of arduous exploration based on the position of the times and in keeping with the times. The originality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ully demonstrates its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in terms of political principles, theoretical sublimation and value objectives, and profoundly embodies the rich expression of th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of modernization. Compared with the Western modernization,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cientifically applies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o realize the leapfrog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the modern construction of social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reconciliations, reflecting the practical transcendenc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It has also highlighted the logical interest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in constructing a holistic civilization, transcending the capital-centrism and breaking the Western monism. On the new journey, profoundly grasping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holds significant and far-reach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onstruct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enriching and developing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unswervingly following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human modernization; capitalist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 周沫)